



近十幾年來，國家先後經歷了汶川、雅安、玉樹地震和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災害，以及多次颱風、冰災等氣象災害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每一次都以強烈的責任感，奔赴災區一線，以客觀細膩的直擊報道，為讀者真實傳遞所見所聞，記錄所思所想，為抗災救災作出自己的貢獻。作為傳媒人，我們始終銘記初心。

當好群眾的眼睛 發揮更大的作用

講述 原執行總編輯 張建華

我在後方指揮時，對前線的記者總是無比擔憂，甚至在整理相片、資料時，會忍不住落淚。災區的前線採訪，是生與死的考驗，相信每一個前往前線的記者，不但在身體上能得到鍛煉，也能見識到日常無法經歷的體驗，對業務和心理素質的鍛煉是無價的。

香港在近兩周經歷了颱風和暴雨，讓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次大雨，一個個子不高的女記者，在採訪時遇到山洪，洪水瞬間灌滿了載有相機的袋子，把她往外拖。女記者抱着電線杆苦苦支撐，依然抵不過洪水的猛力，只好放手任由相機被洪水沖走，才能安然回來。

汶川大地震時，記者鄭海龍一下子就扎進了災區。由於災區完全沒有信號，導致數天音訊全無，我在後方深感擔憂。後來才知道，原來他的女兒剛剛出生，於是強令他必須回來，但他依然堅持完成報道後，才經歷千辛萬苦回到家的身邊。

在汶川大地震中，記者發現許多衝在第一線的解放軍戰士都非常年輕，為了拯救每一條可能的生命，很多時候只能徒手刨地，卻往往徒勞無功，這樣的境況，對他們身體和心理都造成嚴重的創傷，於是當時我們對此作出了報道。沒想到報道受到了中央重視，立刻派出大量心理醫生抵達前線，為戰士提供更多支援。

這些片段只是冰山一角，我每當想起，都十分欽佩香港文匯報前線記者的專業精神，以及無所畏懼的魄力。我相信，好的報道，不僅要展現事實的真相，還要把災區中的細節報道出來，充當好群眾的眼睛。只有這樣，前線記者的艱辛，才能取得更大的作用。

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海龍在汶川地震中心映秀鎮實地採訪消防兵。



◆2013年甘肅6.6級地震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受災群眾家中採訪。

◆2008年5月24日，溫家寶在汶川地震的震中映秀鎮接受媒體採訪，香港文匯報記者（右二，戴深灰帽者）與大批中外記者在緊張工作。資料圖片



逆行災場 記錄無情 傳遞真情

廢墟上的記者會 撐到最後的眼淚

事件 2008年 汶川地震 講述 記者 趙鵬飛

我在一線做記者13年，在編輯部工作7年。採訪過的新聞現場、參加過的記者會，不計其數，有一場開在廢墟上的記者會，尤為難忘。

那是2008年5月24日，汶川地震第12天，在震中映秀鎮一塊布滿砂石的空地上，溫家寶總理先後就災民安置、災後防疫、次生災害等三大難題，直截了當接過我們拋過來的一個個問題。

美國《新聞周刊》的記者率先發問，他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這次的地震中會有如此的新聞開放？總理語氣堅定地答道，因為我們相信你們的良知，相信你們會公正、真實地報道本次災難。我們堅信，有國際社會的支持和幫助，中國人民眾志成城、團結奮戰，一定能克服一切艱難險阻，取得抗震救災的勝利，重建災區美好家園。

就在這場廢墟上的記者會準備結束時，溫總對現場的記者說，請我們記住地震中的死難者和救援人員英勇奮戰的情景，讓我們記住各方的幫助，請記者們原諒，我不得不提早結束這次記者會，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

可能是連日不眠不休的工作疲憊，和一直身處巨大災難中積壓著的悲傷情緒，在那一刻忽然地不受控制了，整場記者會一手舉着錄音筆，一手拿着照相機的我，始終無法讓自己不斷奔湧的眼淚平息下來。不遠處連片的廢墟，不時滾下碎石的山體，都在淚眼裏模糊成了淡淡的灰白色。

對得起新聞專業 責任擔當不能忘

2023年8月京津冀大雨後在河北涿州災區的兩次採訪，讓我更為深刻體會到了記者的責任與擔當。站在淤泥中，與救援隊、村民、書商、老師面對面，記錄災後的真實故事，讓更多人通過香港文匯報和融媒視頻報道，看到災區現狀。

大雨之後不久，我前往涿州災區。一路上看到被洪水浸泡的莊稼，被淤泥淹沒的道路，眼淚總是忍不住掉下來。「人們該怎麼重建啊？」在接下來災區的採訪中我找到了答案。在淤泥中艱難前行，書商說「人在，書就在」，村書記說「我們未來肯定能更好」，救援隊員說「只要災區需要會一直幫下去」。

帶著對災區的心疼和牽掛，我在9月1日開學前再次前往涿州。教室裏歡迎新同學的彩色氣球隨風擺動，操場上學生們歡聲笑語你追我趕，一切都欣欣向榮。一個月未曾停歇的老師對我說：「學生們一個都沒掉隊，按時開學。」

記得那天採訪到很晚，才從涿州返京，半夜回家後我在日記裏又憶起當年高考填報新聞專業的初衷——做一個好記者，多寫幾篇好稿子。不管走多遠，都不能忘了為什麼出發。期待未來每一次出發都無愧於心，都對得起記者這份職業。

事件 2023年 河北涿州洪災 講述 記者 馬曉芳



◆香港文匯報對河北涿州雨災重創書庫的報道。

記者的每分努力 可帶來無限可能

事件 2008年 汶川地震 講述 記者 鄭海龍

2008年5月初，我的女兒出生了，就在一周多後，我踏上了前往汶川的路。到了進入汶川縣城的唯一道路，屍橫遍野的畫面令人寒毛豎立。我本身是做突發新聞的，也曾看過死亡的場面，但真的沒有見過如此多的屍體。我看到消防隊的救援部隊後，便請求一同前往。

到達有嚴重傷亡的映秀小學，除了記錄看到的畫面，我還協助救援隊做登記。登記的項目有性別、衣服特徵、身高，唯獨沒有每個人最重要的姓名。因為災難，這些遺體被毀壞到根本無法辨識。許多家長久久不願離開學校，不肯相信昨晚還在眼前的孩子，第二天就已永遠無法再見；救援人員明明已經筋疲力盡，為了僅有的救援可能，徒手繼續挖掘。現在想起來心中依然難受，希望災難不要再現。

從災區回家後，因為見到了太多的死亡，太多的人生悲劇，我覺得內心彷彿堵住了一般，因為家人都在為照顧妻兒忙碌，只能靠自己逐步消化，一個多月都沒有和家人交流。

但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遇到如此大的災情，即使現今的科技也無法向外界傳出信息，遑論2008年了，因此只能通過記者傳出信息。這些關鍵的信息，是百姓了解災情的窗口，也是政府制定救援策略的依據，我們每一分努力，都能為災民帶來無限的可能。

親歷災難傷與情 堅信難關能跨過

事件 2013年 潮汕水災 講述 記者 李薇



◆香港文匯報對2013年潮汕雨災的直擊報道版面。

